



上海演唱会上,70岁的鲍勃·迪伦一口气演唱了16首歌。和在北京一样,除了介绍乐手之外,迪伦不多说一句话

东方IC供稿

鲍勃·迪伦中国开唱,谁能听懂?

答案在风中飘

□快报记者 石磊 上海报道

错愕的北京站

4月6日,鲍勃·迪伦在北京演出,开启了内地演出的第一站。北京大大小小的场馆而动。有些人人为之疯狂,有些人摆明态度自己并非铁杆,只是为了瞻仰音乐界的活化石,更有人说自己纯粹是凑热闹的。

内地都市报对于演唱会场面热闹最常见的赞许是“掀起了万人K歌大会的壮观场面”,只要大家一起同唱一首歌,人气就旺了,这歌手就牛了。鲍勃·迪伦600多首歌,对这些全部都熟悉的中国歌迷的数目,相信没人会乐观。但是人们曾经期望和活化石共唱《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飘在风中》),展示自己真正思考和激情过,可惜鲍勃·迪伦没有给观众这个机会。

就算刘德华的《忘情水》,如果他彻底换个调子唱,你会怎样?鲍勃·迪伦现场将所有曲目都即兴重新演绎。博客作者土摩托这样记录:“他除了歌词没怎么改以外(我猜的,其实我也听不大懂),所有歌曲的旋律、和弦走向,甚至节奏通通都改得面目全非,你再喜欢卡拉OK都OK不起来,以至于当迪伦唱完《沿着瞭望塔》之后,我向着身边的三表(指知名乐评人王小峰)表示祝贺,说他替你的书做了广告,可三表表示,他完全不知道刚才唱的是哪首歌。”

被誉为中国青年网络导师的罗永浩则在日志里表示听力好在迪伦演唱会里是很重要的:“每一首歌

我都是凭着零星听到的歌词辨认出来的,因为迪伦这个怪叔叔后期唱现场时,不但编曲配器跟唱片不一样,连旋律都完全不一样,只有歌词大致不变,所以这个与其叫‘曲目’,不如叫‘词目’。”

罗永浩对于现场粉丝的形容则令人叫绝:“除了那些为了欢呼而欢呼的欢呼,其他的欢呼都是这样的:前奏声响起,先是发呆,‘这是我听过的老歌吗?’然后是放松,‘应该不是……算了,不管了,先听会儿音乐再说’,‘噢,不对……’突然听清一句‘it’s hard, it’s hard……’,我听出来了,这是《大雨将至》啊!噢耶!迪伦!噢~”

音乐人左小祖咒表示他睡了四觉:“迪伦的演出跟我想象得差不多,严格地说比我想象得要极端,鬼哭狼嚎,不说谢谢,不苛求掌声,充分体现了个卓越诗人的尊严。”他让我睡了四觉,他成功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会有些失望。”

对于这样的评价,有人表示很“安心”。“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觉得无聊的人。”

同样错愕的上海站

经过了北京观众的错愕,上海站的江南歌迷们,以为自己有所准备了。有人为了热身,在去演唱会之前反复听北京演唱会的17首歌,扶着“准备公务员考试”。

4月8日,在上海大舞台的门前,不断播放鲍勃·迪伦的歌,准备入场的歌迷仿佛“先练耳朵”一样,分辨哪些歌自己听过。这就是朝圣啊,甚至紧张得怕自己得不到通常演唱会的共鸣。

遗憾的是鲍勃·迪伦没有按照北京站的曲目来。更为重要的是他

继续改调子,快报记者身边的一位乐手绝望地问我:“这是新歌吗?”记者跟他说,忘记原来的一切,跟着节奏比较容易high起来。

作为一个“国际巨星”,鲍勃·迪伦的演出似乎很不配他的身份。开场之前仍然在进行调音的准备工作,音响也不专业。舞台更谈不上舞美,只有几块布遮住了乐手没有站到的位置。

这不是我们通常见过的“国际巨星全球巡演”,倒是酒吧里自得其乐的玩票。对于能看清迪伦脸的观众来说,他们应该能感受到偶像的状态:玩票、自娱自乐、打破过去的曲子。虽然没有精心准备,但是编曲的层次异常丰富——不是没有功力的。

可惜的是,如果你不是在1961元的高价位上,又没有携带望远镜的话,你甚至可能搞不清楚舞台上那些晃动的身影到底哪个是迪伦。和通常的演唱会不同,中国观众没有看到熟悉的大屏幕,每个人都做美式乐手摇摆状,站位并没有明显主次,况且迪伦的乐器也并不固定。

唯一能看见的,只有舞台背景上一个巨大的黑影。那是我们的偶像鲍勃·迪伦。如果非要说这场演出有舞美设计,那么就是始终照着迪伦,让他的影子投射到舞台背景上。只能看见一个依然活力四射的人的影子,那个剪影一如我们通常认识的迪伦一样:巨大、陌生、令人向往。

更让人觉得错位的是,现场数量惊人的外国人。有观众说:“我好像在国外看他。”“这让我想起滚石来华时,外国观众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

为什么会错愕

鲍勃·迪伦要来中国了。很多人觉得,是个大事,但是也许他并不能分清鲍勃·迪伦和伍迪·艾伦……还是有个旗帜人物叫鲍勃·伍迪·艾伦?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我们从小就被告知,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是我们是被告知的。

更多的人,知道他,并不知道他到底为何有这样的地位。真心诚意觉得他伟大的人,也许恰恰是被鲍勃·迪伦鄙视的人,他曾经见到一个讨厌的粉丝,立刻扑上去,按住他脑袋使劲往墙上撞。人们歌颂他的歌词有无穷无尽的含义,但是他自己都觉得不耐烦:多义性是被附加的。

旗帜是孤独的。他盛名在外,却以错误的面孔出现在中国报纸上。周云蓬在博客中坦言自己能记住迪伦的歌不超过5首:“他被他的传奇裹挟着顺流而下,尽管几十年前,他就拒绝当代的代言人,可是,只要人群需要,你怎么可能做不到。所以,当我们谈论迪伦的时候,可以从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歌曲,好比我们绘声绘色地讲外星人的故事。这个民谣外星人坐在自己半世纪的光环里,眺望汹涌的人群,一定很孤独。”

了解或者自以为了解,鲍勃·迪伦就来了。对于他让中国歌迷不适应的演出,也许只是我们对他有错误的期望。如果是一个摇滚的音乐节,有一个你并不熟悉的歌手,当音乐震天响的时候,你一样会high。中国观众偏偏希望在演唱会中让偶像带着自己唱出那些熟悉的旋律,共同回到记忆中醉生梦死一场。用淘宝体就是——亲,那是纵贯线,不是鲍勃·迪伦。

不需要任何标签 鲍勃·迪伦就是一切

□杨全强 快报特约供稿

鲍勃·迪伦北京演唱会后,中国知名摇滚师、当代艺术家左小祖咒在微博中这样写道:“迪伦的演出跟我想象得差不多,严格地说比我想象得要极端,鬼哭狼嚎,不说谢谢,不苛求掌声,充分体现了个卓越诗人的尊严。他让我睡了四觉,他成功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会有些失望。”

迪伦在北京和上海的演唱会我都没去看。而这两场音乐会绝对是一次重大的文化事件,对中国乐迷(文化界)是这样,对迪伦应该也是这样,尽管他不一定引以为然。错过现场听或看迪伦的机会,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感到遗憾:多年以后,也许跟几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大家可以绘声绘色地说起自己的这次经历,说起自己见证了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说起自己是跟谁一起去的,路上怎样,自己在现场是怎样的感受,又是怎样连夜赶回自己的城市,彻夜无法平静。我相信这会是一种很特别的人生经历。我曾经与另一个摇滚乐队擦肩而过,那次是在上海,是平克·弗洛伊德,而这次不一样,这次是鲍勃·迪伦,迪伦之所以不一样,原因也许只有一个,因为迪伦就是迪伦。

对我来说,也有一次机会,迪伦没有让我失望,确切地说,我是没有被失望。

2005年年底,迪伦在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出了他自传三部曲的第一部:《编年史》第一卷。对于一名职业为出版社编辑的摇滚乐迷来说,把这本书的版权抢到手,在自己手上出中文版,那是一件必须去完成的任务。而我,竟然真抢到了。

一年后,迪伦自传中文版(书名定为《像一块滚石》,选了迪伦最有名的一首歌做书名)要付印之前,我曾委托版权代理公司跟作者,也就是迪伦联系,希望迪伦能为中文版写几句话签个名什么的,得到的反馈是,迪伦拒绝干这种事。说实话,我一方面觉得有点遗憾,毕竟如果迪伦专为中国读者写个序,对于书在中国的销量,会有较明显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暗自庆幸,迪伦没有让我失望,六十岁的迪伦仍然像二十几岁时那样,不屑任何人,不屑任何事。

事实上,当时有一种感觉对我来说可能是跟现在去看了迪伦演唱会的中国乐迷一样的。那就是,当年你在磁带上,你在唱片上,你在电影纪录片上一次没有听到的那个迪伦,那个你觉得也许会一辈子活在声音与图像中的那个摇滚之前的世界文化偶像,在你有生之年,也许永远对你来说都只是一种声音,一些图像。你真的想不到,有一天你会亲眼见到他,听到他的声音,你就在你数十米之外的地方。

这种感觉怪怪的,不是吗?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我通过中间的媒介,向迪伦本人,迪伦真人(原本迪伦对我来说可能只意味着蜡像馆里的蜡像)提出了一个要求,然后被他拒绝了,也许对迪伦来说,他只是拒绝了一个机构,一个中国的出版社,他也许不会想到,大洋彼岸这条线的终端是一个中国青年。但对我来说,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奇特的。甚至比大多数现在去了现场的

旧金山时,曾在剧院听他演唱下面两首歌谣,听众反应强烈。”而对美国的受众来说,迪伦真的不是一个单纯的摇滚歌手。写迪伦的传记以及研究迪伦的著作可以装满好几个书架。对于各个领域怀有不同目的的写作者来说,迪伦在美国在西方,绝对不亚于鲁迅在中国。

摇滚家、抗议歌手、民权代言人、诗人,等等等等。迪伦曾经被贴上无数的标签。那么迪伦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只是在特定的时代,写出了特定的歌曲,并得到了时代的认可,从此成为了传奇。在西方,在像隋唐多少条好汉之类的摇滚排行榜上,甲壳虫乐队排到了第一位,但作为单人,排位第一的甲壳虫乐队中排名最靠前的单人约翰·列侬也只是排到第36位,而在这个排行榜上,迪伦仅排在甲壳虫之后的第二位。这就足见迪伦在当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迪伦其实拒绝与抵触所有别人加在他身上的标签,对于一个真实的写作者、歌唱者,这些当然是要加以拒绝的。就像你穿得好好的,在马路人大踏步走着,走得挺爽,旁边的人非要给你加几件衣服,甚至像刘翔一样,贴上个1356的号码,谁受得了啊!

迪伦超出当代摇滚歌手的地方在于,他并不是一个简单唱了一些引起大家共鸣的歌的人。他是一个写作者,他用自己的写作者人当时的美国社会,而我们都知道了,当时的美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整个世界。而迪伦的写作,并不只是意味着他写在纸上的歌词和曲谱,更包括了他任何一个场合的演唱,他的发言,他的态度,他的观点。他的演唱对他本人是一回事,对于整个媒介社会却是另一回事。所以,尽管他拒绝社会加诸他身上的任何标签,实际上他根本无法逃脱这些标签,即使作为人的肉身的迪伦可以“不看听也不想”,但“迪伦”这两个字也必定要承受这一切。这并不奇怪,但对“迪伦”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星的一个真实的人却很难摆脱。很多明星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对付这种事情,中国著名摇滚歌手窦唯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但迪伦却根本不需要为此烦恼。因为他根本谁都不屑,包括不屑他自己。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让·波德里亚认为,我们并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中,我们其实是活在各种各样的媒介为我们编织的拟像(虚拟)世界中。真实的世界实际上已经由于一次没有罪犯没有作案工具的“完美的罪行”而不存在了。每个去了迪伦演唱会现场的中国乐迷,也许只是并不真切地见证了一次真实世界的重现。我愿意用另一个我读到过的事例,让这次的真实世界更逼真一些。

1965年,安迪·沃霍尔有一次去麦克道格尔大街上的一个美国民间风味的酒会,我们进门的时候,正碰到鲍勃·迪伦。迪伦显然是喝高了,他躺在门口的台阶上,如果有女孩子进去,他就会把手伸到她的裙子下面,一副很快活的样子。而安迪·沃霍尔的朋友看到此情此景说,我喜欢这个摇滚乐的器官。他说的摇滚乐的器官,指的就是当时24岁的鲍勃·迪伦。

像一块滚石

鲍勃·迪伦 词 清影清 译

从前你衣着亮丽
最得意时给乞讨者扔个
一角的饼干,对吧?
人们大声喊,“当心点,
妞,你早晚 would 跌跤”
你认为那家伙在跟你开玩笑
你过去常笑话在外面游荡的人

现在,你讲话不再大声
现在,你不是那么高傲了
为下顿饭不得不四处捞
骗乞讨

感觉如何
孤立无助,无家可归的感
觉如何
像个完全无人识得的人
像一块滚石

孤独的小姐,是的,你上了最好的学校
但你知道你常酩酊大醉在里面
没人教过你怎么在街上混生活
而现在你发现你将不得不习惯这样的日子
你说你不在在游荡的脚步前妥协
现在意识到了
你在凝视那家伙空洞的眼睛问“做个交易吗?”那家伙不再找任何借口

感觉如何
孤立无助,无家可归的感
觉如何
像个完全无人识得的人
像一块滚石

你从来没有注意过,当要把戏的人和小丑们失落落魄,给你表演时,他们心中的不满和失意

你从不懂这有多糟
你不应该奔跑那些家伙
你过去常和你那浑小子骑着“哈雷”,那小子肩上扛着一只陀螺
这还不冷吗?当你发现那小子偷光你之后溜之大吉

感觉如何
孤立无助,无家可归的感
觉如何
像个完全无人识得的人
像一块滚石

高高在上的公主王妃和所有的漂亮朋友
他们喝着酒,算计着搞到所有种类的珠宝物品

你最好举起你的钻石戒指,宝贝,你最好当了它
你以前常取笑穿着破烂的拿破仑还有他的语言,现在,去他那儿吧,他喊你,你无法拒绝

当你一无所有时,连可失去的东西都没有
现在你成了个透明人,没有一点秘密可隐藏

感觉如何
孤立无助,无家可归的感
觉如何
像个完全无人识得的人
像一块滚石